



《阿勒泰日报》版面人生——

给你,我最平凡的守候!

2004年12月,我从北屯镇党委书记岗位调任阿勒泰报社,出任副社长、副总编辑,直至2016年2月离任,同年5月退休。算来,我在报社整整度过了十一个春秋。上任之初,老总编尚懂运营赠我八个字:“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”。退休后,那份职业的郑重并未化作清闲,心底总惦念着再做事,索性把爱好当事业,乐此不疲地忙碌至今。恰逢《阿勒泰日报》创刊九十周年,编辑向我约稿。虽已疏于动笔多年,文字略显生涩,但与这份报纸的情谊未曾褪色,偶尔仍会点开“雪都哪”浏览数字报,感受那份熟悉的温度。

《阿勒泰日报》,几度更名,一度停刊。复刊后,以黑白四开四版的周三报形制,持续出版至2004年岁末。报社更事的往事与我离任后的故事,我所知有限,理由由亲历者娓娓道来;我能记述的,仅是亲身经历的那些片段。世纪之交,报社便踏上了漫长的改革之路——从提前纳入社保体系,由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转为差额拨款,从鼎盛时期步入联合办报阶段,再到媒体融合改革的转型。报社仿佛始终在变革中前行,直至整体并入融媒体中心,机构虽成历史,报纸的尊严与精神犹在。

变革,是《阿勒泰日报》贯穿始终的脉络。这不仅体现在新闻日日更新,报纸每日付梓的本质,也见于版式的持续调整,体制的不断革新。改版途中,不乏阵痛与迷茫,却也始终满怀憧憬与期待。2005年1月,伴随报社拨款方式的转变,《阿勒泰报》(《阿勒泰日报》前身)汉、哈萨克文版同步实现彩色印刷;同年12月,在创刊七十周年之际,报纸汉文版扩至周至周四开八版,周末版扩至十六版,并实现彩色报纸本地印刷。自此,这份曾默默无闻的地州党报,一跃跻身全疆地州党报综合排名前列。2009年,正值报纸发展的鼎盛时期,联合办报模式的启动,也曾带来身份认同的短暂困顿。值得欣慰的是,昔日合作方已淡出视野,而融入融媒体格局的《阿勒泰日报》,依然焕发着坚韧的生命力。

《阿勒泰日报》是时代印记的收藏者。一段段尘封的岁月,皆可在于字里行间寻得踪迹。除完成

◎恰逢《阿勒泰日报》创刊九十周年,编辑向我约稿。虽已疏于动笔多年,文字略显生涩,但与这份报纸的情谊未曾褪色,偶尔仍会点开“雪都哪”浏览数字报,感受那份熟悉的温度。《阿勒泰日报》是时代印记的收藏者。一段段尘封的岁月,皆可在于字里行间寻得踪迹。这份报纸,更见证了一代代阿勒泰人成长、成熟的足迹。对我而言,报社更是十一年间与同事们并肩奋斗的阵地,在密布字符与标点的方寸天地中坚守,在每一篇新闻(文学)作品里倾注心血……愿融入时代浪潮的《阿勒泰日报》焕发新的生机,在融媒体天地站稳一席;更愿它承载岁月记忆,走向下一个百年。

——竺金圣

日官宣任任务外,每逢地委扩大会议召开或重大部署出台,报社均悉心策划、全力报道。令我至今难忘的,是2012年8月14日至9月11日推出的“贯彻落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精神”系列报道。近一个月间,共刊发通讯、编者按、新闻评说、评论员文章24篇。老总编尚懂运营曾如此评价:“此次报道有规模、有声势、有力度,为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营造了强大舆论氛围,获得地委、行署和读者广泛肯定,应载入报社史册。”

这份报纸,更见证了一代代阿勒泰人成长、成熟的足迹。无数人的身影与故事,通过它的消息、通讯得以留存;一批又一批通讯员与特约记者的笔端,藉由它传递四方;六县一市的写作队伍,在这片舆论阵地上锤炼笔力、提升素养,接续成长。

副刊是《阿勒泰日报》的一抹亮色。从早期的《山花》到如今的《文苑》,副刊赋予报纸独特的人文属性和持久生命力。编辑们的默默耕耘、悉心扶持,也助力李娟、小七一等一批文学青年走出阿勒泰,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对我而言,报社更是十一年间与同事们并肩奋斗的阵地——采前会上的热烈讨论、编前会上的细致推敲、稿件内容的反复打磨……我们终日伏案,埋首于版面与文字之间,编排、润色、校对、审核,甘为报纸的“守门人”。在密布字符与标点的方寸天地中坚守,在每一篇新闻(文学)作品里倾注心血。我们在工作中中学会思考、懂得担当、秉持敬畏,日复一日,从未懈怠。社里许多同仁直至退休,履历上不过简简单单一栏:阿勒泰日报社。在报纸的黄金时期,编辑、记者队伍曾达四十余人,其间不乏名编辑、名记者,撑起了报纸的辉煌。

《阿勒泰日报》亦承载着岁月沉淀的温情。阿勒泰学者达柯在报社九十周年之际撰文写道:“九十年,于浩浩历史长河不过弹指一瞬;九十年,于人已至皓首之年;于这份报纸,却是风华正茂,赓续荣光的崭新起点。”这番话,道出了几代报人的共同心声。愿融入时代浪潮的《阿勒泰日报》焕发新的生机,在融媒体天地站稳一席;更愿它承载岁月记忆,走向下一个百年。

基础设施。简单说,无非“游、住、行”三事。文字上可按此次序,实践中却常以“行”为首。要引人来,先得让人能来。因此,当地必须建设便捷的交通网络——机场、火车站、高速公路,确保游客能够安全顺畅地抵达。其次,人来了,要住得下。住宿需有丰富选择,从高端酒店到特色民宿,以满足不同需求。再次,才是游玩设施的完善。滑雪场、冰雪乐园等娱乐场所必须符合标准,配备设备,保障安全。例如大型滑雪场,要有专业教练、先进雪具和救援体系,让游客滑得安心、尽兴。此外,优质的服务体现着一座城市的人文素养和管理水平。从游客订票、入住开始,便与当地服务者产生联系。热情周到的接待、专业细致的讲解、高效便捷的流程,都能给游客留下美好印象。在冰雪景区,工作人员的态度与专业性,直接关系到游客的体验。更重要的是,文化是冰雪旅游的靈魂,它承载着本地的历史、民俗与传统。游客可以体验热闹的冬捕、雪地赛马、马拉雪橇,感受传承已久的技艺;可以走进传统民居,体验暖融融的火墙、品尝地道美食,领略浓厚的乡土风情。这种文化与冰雪的交融,让游客在享受运动之乐的同时,也能深入感知地方的独特韵味,丰富旅游的内涵。如今,以四大滑雪场为代表的阿勒泰冰雪旅游,已走在全国前列。不妨看看网络上的评价——

将军山滑雪场:全国唯一的“城市中的高山滑雪场”。在这里,滑雪就像下楼取快递一样方便——推门即是雪道。

吉克普林滑雪场:后来居上的终极王者,天赋异禀。集大山、深粉、长雪期、体感舒适于一身,滑到筋疲力尽是常态,一气滑至山脚,真会饥肠辘辘。在这里,滑的不是雪,是天地间的孤寂与壮阔。可托海滑雪场:雪圈里的“时间掌控者”,昔日的霸王。超长雪期,其霸气宣言莫过于:“我营业时你们还未开;我封板前,你们早已无雪可滑。”这里滑的不是雪,是一份独有的“时间特权”。可托海吸引的,是追求深度沉浸与技术提升的硬核玩家,以及“雪场旅居”爱好者。

青格里狼山雪场:拥有39.9度全国最陡机压雪道,让人滑得“肝儿颤”。仿佛不是在滑雪,而是在为《北方的狼》进行实景演绎。真正让人体会到那句歌词:“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,走在无垠的旷野中……”

这些,其实只是滑雪最基础的日常,是同事下班后便能奔赴的快乐。无论你去哪座雪场,雪板掠过雪面的声音都一样清脆,山顶的风拂过脸颊都一样自在。全国数百家滑雪场,表面看似竞争,实则同心同向——他们携手推动了一个时代的到来:一个冰雪运动从小众走向大众,从单一运动变为复合体验,从“北方专利”化作全国热潮的黄金时代。我虽独坐室内,心神却早已随雪友们,在雪道上驰骋飞翔。

火车司机

◎延舒

(一)

俺叫燕儿。这天放学后,俺低着头往家走,心里揣着事儿,路上差点撞到邻街的常奶奶。

“咋没魂似的,啥事儿?”

“学校发了单子,俺捏紧书包带子,“让家里人填。”

“啥单子?”……常奶奶点了点,颤着腿接着走了。

俺今年上初三。家里穷得叮当响那会儿,爹撂下话:“闺女读啥书?先紧着你弟。”

俺送弟弟上学时,常扒着墙偷听。有一回被校长逮了个正着。本以是要挨骂,没想到他考了俺几道算术题,又让背了首诗,然后就领着俺回家,好说歹说劝爹娘。

起初爹死活不同意,后来校长说减免一大半学费,他才勉强松口,让俺试试。

俺读书格外上心。每天干完家务,还要点着油灯多学一阵。怕爹娘说俺浪费煤油,就编些故事哄弟弟陪俺一起学,直到他趴在桌上睡着,俺才合上书。也正因此,俺回考第一,后来校长干脆免了俺的学费。小学读完,俺又上了初中。娘念叨:“读个初中也好,会点文化,将来开个小卖铺,像你王婶那样过舒坦日子。”

但俺不敢跟爹娘说——其实俺还想读高中。要是能成,俺一定拼命读书,然后考大学!俺和弟弟共用一张书桌,有个抽屉被俺挂了小锁。有回撞见弟弟撬锁,俺干脆也给了他一把,告诉他另一个抽屉归他,俺们各有各的机密。他往抽屉里塞满破石子、弹弓之类的玩意儿,俺的则藏着宝贝。那宝贝是俺学常奶奶,从她孙子的信封里抽出来的。常奶奶的孙子强子哥,在大城市当火车司机——听常奶奶说,那是强子哥打小的梦想,如今总算实现了。

强子哥常给奶奶写信,她不识字,俺就找空去念给她听。那些信,俺读了一遍又一遍,几乎能背下来了,可只要常奶奶没记熟,俺就愿意一遍遍读下去。强子哥在信里写见过的店铺、形形色色的乘客,还有好心乘客给他递水的事儿。他说城里啥都好,就是水没有村里的甜。读着那些信,俺就像在读自己的梦,也像在读自己的未来。

(二)

刘强北翻了个身,差点栽下床。他慌忙往里缩了缩,揉了揉眼睛,瞪着天花板。左手在身侧摸索半晌,从床缝里勾出手机——还不到十点。难得轮休,本想睡个懒觉,可醒了就再也睡不着。他手脚并用地从高低床的上铺爬了下来,下铺的大华不在。

他从床边的铁管椅上抓起长裤——除了工服,就这一条。“不是不想穿,是没赶上上班的日子,买了也没机会穿。”心里这么嘀咕着,三两下套上。

床挨着门,侧面是窗,窗边贴了面镜子,底下摆着铁架洗手盆,盆里的水还泛着股皂角味儿。刘强北对着镜子拢了拢头发,就着盆里的水湿了湿手心,拿来钥匙出了门。

这栋宿舍楼住的都是天南海北来讨生活的。刘强北踱到走廊尽头的公厕方便,又接水冲掉自己以及上一个人留下的痕迹,这才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走出楼。他的习惯显然比别的住客要好些——这是工作环境给他的影响。

溜溜达达走到街口,早餐店的香气勾得肚子咕噜噜叫。他要是碗豆腐脑,掏出手机,对着二维码摆弄了半天才付了钱。他捧着碗小口喝着,一边喝,一边抬眼看往来行人。

老街上,多是穿灰白背心、踏千层底布鞋的精瘦男人,指节缝嵌着洗不净的泥垢,让他莫名想起老家,心里泛起一阵亲切。一个搭着老文化的汉子瞅见他,递过一根烟。刘强北接过点上,吸了一口,呛得皱眉。瞥见过滤嘴边上印的小字,想起工地上吸烟室里的人也抽这个牌子,心里掠过一丝说不清的疏离。

“这天,热得早。”那汉子抹了把额头的汗。“可不是嘛。”刘强北随口应着。

汉子忽然道:“老哥,听你口音是北方人吧?俺们像是老乡哩!”

刘强北含糊应付了几句,喝光豆腐脑,匆匆起身离开。听见乡音,他想起了老家的奶奶。那是最亲的人,总想着以后混好了就把她接来。可这个“以后”到底是多久,他从没细想过。

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,刘强北觉得无聊。都怪那根烟,不然还能在早餐店多坐

(三)

手机太旧,闹钟竟然没响。刘强北是被大华叫醒的,一看时间,比平常晚了足足半个小时。刘强北抄起衣服跑出宿舍,骑车上班已经来不及了,他一咬牙,转身钻进了地铁口。

早晨的地铁里,人们挤成了一个动弹不得的大肉饼。他若是有点幽默感,大概会意识到自己终于“融入”这座城市“洪流”了——可惜,他压根顾不上想这些。男人的汗味和女人的香气混杂在一起,他快要窒息了。

到站后,他挤出地铁,一路飞奔,边跑边想——地铁司机这工作可真没意思,成天在黑黢黢的隧道里穿行,还是自己的活儿好。我

信封里偶尔会夹一两张照片。有张火车的,常奶奶把它贴在墙上,和一张黑白合影挨在一起。合影里的叔叔早年在镇上工地出事了,阿姨改嫁后,常奶奶把她的那半剪了。照片上,小强子坐在叔叔胳膊上,眼睛黑亮亮的。

俺的抽屉里,躺着一张特别好看的照片。那是俺见过最美的地方——不知道是哪儿,楼高得像在另一个世界。一座大桥从远处伸过来,桥上车流不息。这张照片俺看了无数回,每栋楼有几层、几个窗子,俺都数得清清楚楚。俺总幻想自己走在那些高楼下,偶尔,还会琢磨自己要是某扇窗子里,会是啥光景。那时候,俺的心跳得厉害,赶紧瞅瞅四周,怕爹娘察觉,更怕窗子里的人看见。可俺想象不出窗内的样子,只能猜,从里面望出去,看到的该是这张照片的边边角角吧。

兴许是那些信、那些照片的缘故,俺和身边的人不大一样。同学们大多不爱念书,盼着放学回家忙农活。马俊他爹会编草鞋卖到镇上,他就总在课桌底下偷偷编。好像没人跟俺一样,盼着读高中。当然,俺绝不会把那张照片拿给他们看。可是,今天老师发的单子,让俺猛地清醒:又渴望又害怕的明天,竟一下子摊在了眼前!单子上要大人填写升学志愿,有三个选项:考高中、考中专、或不再上学。

晚饭俺吃得没滋没味,弟弟抱怨娘炒的白菜太咸。洗完碗,犹豫了好半天,才从书包里抽出单子,挪到小屋去。爹面前摊着一沓报纸,正用报纸卷莫合烟。娘摇着蒲扇,嘟囔着让他少卷点。弟弟不在,许是跟伙计撒丫子玩去了。俺深吸一口气,把单子递了过去。

“啥?”爹只抬了抬油亮的额头,瞥了一眼。“学校让填的,初三要定下来,毕业后是考高中还是中专。”俺尽量让自己脸上没表情,好扛住他们的任何反应。

“都不考,回家下地,或者去镇上找个活儿,读那么多书有啥用,没完没了的……”

俺梗着脖子争辩,可每次都是俺憋红了脸挤出几个字,就被他们三言两语顶回来。

“没得商量!”爹又摆下一句。

“燕儿,听娘的,这是为你好。女娃书读多了,嫁不着好人家。你没看王婶家大妮子?

会儿。他漫无目的地踱着步,年轻时俩擦肩而过,穿短裙姑娘很好看,身旁男人却狠狠瞪了他一眼,他赶忙低头,“冤枉啊……”这些姑娘离他太远,远得只剩“好看”二字。要说的话,倒不如是老家镇上那个剪头的毛伙。

手摸到后脑勺,头发确实长了,毛愣愣的痒脖子。他总算找到事做了——沿着街边找理发店,终于瞧见一家门面不大的铺子。

“剪发还是洗头?”一声清脆的女声飘过来。店里四面都嵌着镜子,刘强北不敢乱看,生怕目光撞上哪面镜子里突然乍出来的自己。

“剪、剪头。”他有些结巴。

女声立刻接话:“好的,苏菲,先带这位客人洗头——”

还没瞅见价目表,就被小姑娘引到洗头床前。躺下去时,他两手交叠在肚子上,已经很久没进过理发店了。

“水温合适吗?”

“合适,合适。”顿了顿,他忍不住小声儿问:“理发多少钱?”

姑娘细声细语:“男士剪发的话,造型师199,设计师279,总监……”

刘强北一个激灵坐起来:“多少?”小姑娘吓了一跳,他窘迫地笑笑:“不好意思,我,我不剪了……”

姑娘上下打量他的衣着,撇撇嘴:“行吧。毛巾消毒费,一条一元,你用了两条,扫门口的码付款。”

走出理发店,刘强北顶着一头湿发,脸上火辣辣的。恍惚间想起小时候在老家,夏天和伙计们光着屁股冲进河里,湿透头发解暑。这么一想,脚下硌脚的石板路,竟仿佛踩出了黄土地的绵软,心里也轻快了不少。“还是等隔壁宿舍的冒子从老家回来,让他帮我推个光头吧,凉快又省钱。”城里的天比老家还燥。走到一座大厦旁,头发已经干透。刘强北找了处树荫下的石墩坐下,和不远处唧唧叫的人们一起,消磨这个温吞吞的上午。

眯眼望大厦,玻璃反射的阳光晃得他慌忙闭眼,再睁眼时,瞧见半空中的招牌——“5·20活动,499龙虾畅吃,大声喊出:我爱你!”刘强北恍然大悟——原来,今天是城里年轻

终于,那栋熟悉的建筑出现在眼前——这一带最大的商场。刘强北冲进电梯,按下五楼。跑过光可鉴人的大厅,穿过一家家商铺,远远地,他看见了自己的“火车”。

那是一辆长长的、五彩斑斓的小火车,静静地横卧在商场五楼的儿童区。

刘强北坐上驾驶室位后,按下按钮。整列小火车的彩灯霎时闪烁起来,欢快的音乐随之响起。值班经理看了看表,板着脸走开。还好,没有迟到。

周末,商场人头攒动,小火车很快坐满了人,多半是带着孩子的家长,也偶有一两对情侣。刘强北开着小火车,沿着固定路线缓缓驶过一家家店铺。行人纷纷投目光,身后的车厢



小学都没毕业,嫁得多好,镇上两层楼的房子呢!”娘一边说,一边拿蒲扇给爹扇风。

正当俺噙着泪不知咋办时,外屋的门“吱呀”一声响了。

爹翻了个白眼,让俺先把单子收起来,朝娘使了个眼色,让她去开门。

“常姨,您咋来啦!”娘领着进来的,正是常奶奶。

常奶奶望了俺一眼,转头对爹说:“强子寄了钱,俺老花眼,数不清,这不来找燕儿……”娘赶紧让常奶奶坐下,擦给俺一把,意思让俺收收眼泪。俺接过常奶奶递来的信封,一打开,里面是厚厚一百元钞票。

“一、二……”数到十张时,爹的眼睛直勾勾望了过来。“二十四,二十五……”数到三十张时,娘的蒲扇停了,忘了扇风。“四十八,四十九……”数完了,有新有旧,足足五十张。小屋里鸦雀无声。俺把钱放回信封,递给常奶奶,“是五十块钱。”常奶奶应了一声,接过信封揣回怀里。

爹探过身子问:“常姨,强子给您寄这么多钱,是要回来盖房娶媳妇吧?”

常奶奶摇摇头,“他时不时就给俺寄些,让俺花。孩子在城里挣得多……”

娘抢先问:“开火车能赚这么多?”

常奶奶像是没当回事,半晌才笑出声:“这城里的娃儿啊,赚得都不少。”

爹娘像遭了雷击,坐在椅子上,被这个数字惊得动弹不得。俺家去年一年的收入,算上卖白菜、大葱、苞谷的三千九百块;卖三只鸡的二百七十四块;鸡蛋从淡季到旺季卖的两百二十块;农保和粮食直补款三千七;还有爹冬天去镇上打工零工,八十块一天挣的一千零四十块——总共才九千一百三十四块。

俺心里生出一种生涩的喜悦,从平日常强的爹此此刻的神情,俺仿佛窥见了新的希望。

俺立马接话:“爹,娘,俺要继续读书,将来去大城市工作,也给咱家赚这么多钱!”

爹娘看向俺,将信将疑,他们似乎从没把俺和俺盼着的那个未来,划上任何关系。

常奶奶还冲我轻咳了一声,又慢悠悠说:“不过强子提过,现在去城里打工啊,不是高中生,人家都不收嘴……”

人新流行的节日,怨不得街上人多。这些节日我弄不明白,但499的龙虾,大概就是这些喝咖啡、敲电脑的白领在吃吧。

他坐到傍晚,中间买了瓶水,回来时石墩被占了,只好挤到花坛边的台子上。左右各坐着一对情侣——左边一对年纪不大,女人正讲笑话,逗得女人前仰后合;右边一对气氛沉闷,像在赌气。刘强北夹在中间,余光一会儿瞅左,一会儿瞅右。

一位抱着鲜花的老妇人走来,先问左边情侣,又转向右边,唯独跳过了他。刘强北忽然觉得很饿,起身朝宿舍方向走去,打算回去煮碗面,顺便看看同住的大华回来没有,他想跟人说说活。

还没进屋,就听见里面吵吵嚷嚷。推门一看,几个汉子正围在大华的铺打牌,其中有两个他认识——矮瘦的小邱和挺着啤酒肚的老秦。大华见他回来,从身后掏出一个塑料盒,“给,我们晚上在外面吃过了!”

刘强北咧嘴一笑,接过炒粉,爬上上铺吃起来。

“喂,你小子可别给大华透牌啊!”老秦仰头喊。

刘强北憨笑:“不会,不会。”吃完粉,他从床垫底下翻出个本子,撕下一张纸,垫着本子皮写起信来。他写今天去理发店洗了个头,人精神了不少;写自己在高楼旁的咖啡厅坐了坐;又写这边的龙虾很好吃,等奶奶进城,一定带他去吃。写完塞进信封,又抽出三百块钱放进去。他每个月都给奶奶寄三百,知道这钱在老家够花了。写地址时,屋里烟火呛得他咳嗽。探头往下看,几处人正热火朝天地“斗地主”,便小声问:“大华,给我也来一根呗!”

接过大华的烟,刘强北听着他们闲聊。

“趁房价还行,赶紧给你闺女买一套吧。”小邱对老秦说。

刘强北惊讶地插话:“嘿!老秦,你要在这儿买房啦?”

老秦愣了一下,哈哈大笑:“俺是要回老家买!在这儿呀,俺们盖了那么多楼,哪敢想一间是自个儿的……”众人哄笑起来,刘强北跟着笑,又被烟呛着,半笑半咳,脸微微发红。

里,孩子们的笑声不绝于耳。开着开着,恍惚间,刘强北想起小时候的梦想,就是去大城市,当火车司机。那年,爹出事前,曾带着他去镇上玩,遇见了一位铁路工人。看小强北讨人喜欢,就给他讲了那么多铁路上的故事。那天,刘强北牢牢记住了两件事:一是工人请他吃的那片口香糖的甜味;二是对方口中“世上最棒的工作”——火车司机。如今这样,算不算实现了梦想呢?听着身后孩子们的笑声,刘强北心里轻轻嘲笑自己:“有啥实现不实现的,梦想实现了就不叫梦想了。”

小火车继续向前开着,车身上的彩灯流光溢彩,像照片里的梦一样,也像远在前方的、美好的明天。

雪都情义

◎杨建英

千字文



连续多日的降雪来得有些突然。冰天雪地,道路湿滑,不便外出,索性待在家中静享时光。朋友问:“闷不闷?‘怎么会呢?’一来早些年已有过‘静态居家’的经历,二是身为雪都人,本该该有一份静看雪落的从容。”

作为雪都,每年此时,各地雪友不远千里而来,我们若没有足够优质丰沛的“粉雪”,怎么对得起这份远道而来的热情?“下吧,下吧,尽情地下!”困居家中的我,此刻竟有点像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——心忧炭贱愿天寒!当然,我也并非只是望雪兴叹。这些天,刷到展现雪都冰雪风光、民俗风情、雪场英姿的短视频,都会第一时间分享到同学群。直到一位外地朋友问我:“你们那儿除了滑雪,还有什么?”这一问,让我陷入了沉思。长久以来,我们一直努力将冰雪旅游打造成一张亮丽名片。但这张名片,难道只等于“能滑雪”吗?它难道不更应是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集中呈现吗?

冰雪旅游以冰雪为媒介,将经济、文化、基础设施、服务水平等多重元素融合在一起,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潜能。谁曾听说,一个发展滞后的地区,能撑起前沿而高端的冰雪旅游产业?这本身便是难以想象的。冰雪旅游是地方经济实力的生动体现。前期需要大量投入——场地建设、设施购置、宣传推广,无一不需要资金支持。仅以打造一座“冰雪大世界”为例,为筑起那片梦幻之境,就需要巨额资金用于采冰购雪、租赁设备、聘请讲师。这不仅考验地方财力,也折射出企业对冰雪产业的信心。

而冰雪旅游带来的效益同样可观。它拉动餐饮、住宿、交通、购物等一连串产业。游客在赏冰戏雪之余,自然会品尝美食、入住酒店、选购纪念品,从而为当地创造就业、带来税收,成为推动区域增长的重要引擎。发展冰雪旅游,离不开完善的